

換個角度看社會

胡台麗

書名：人類學與現代社會

著者：李亦園

出版：牧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民國六十四年三月

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的科學。由研究人所獲得的知識如果只侷限於學術的層面，只在高等學府的一小羣人中傳佈而不能普及人羣，對人類福祉有所貢獻，無疑是有缺欠，愧對於人的。這反饋的過程不能完成，也就怨不得社會大眾對這學科曲解與漠視了。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是一本期待已久的媒介性讀物。作者李亦園先生負起了人類學者的積極責任——儘可能以通俗清晰的文字「向一般讀者介紹人類學的一些基本觀念，以及說明人類學的研究如何可貢獻於現代社會生活。」

在我們的社會中，許多人聽到人類學三個字，如

不是茫然地問一句：「是幹什麼的？」就是揶揄地說：「那是挖骨頭，研究老祖宗的學科吧！」或者：「你們學人類學的是不是專門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風俗？」人類學與現代社會似乎是南轅北轍，扯不上什麼關係。收集在「人類學與現代社會」這本書中的十四篇文章，每一篇都企圖修正上述似是而非的概念，希望讀者對人類學的眞面貌有所認識，讓人類學的知識能進一步爲我們的社會、羣衆所用。

就以種族偏見這問題來說，作者從人類學的觀點揭發種族優劣的說法爲「現代的神話」。作者寫道：「今天全人類所面臨的困境是種族偏見與糾紛，在這

充滿危機的世界裏，人類的前途假如有光明的一面，應該是努力消除種族的歧視，人類學對種族以及文化的知識，對於消除這種歧見有其重要的意義。（頁五〇）人類皆具有相同的生物本質，他們為適應不同的生活環境，發展出相異的文化。如果以甲民族的文化尺度去衡量乙民族的「智慧」，顯然存有偏見。

作者並駁斥「純種」理論的不當：「假如我們一定要找出一個衡量全世界各民族智能高低的標準，我們恐怕只能採用『最能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下去』這一標準了，因為人類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最高的目標是生存下去，能忍耐惡劣的環境而繼續生存下去的種族，應該就是最有本領的種族。」（頁四九）在不斷變遷的環境中，「純種」往往最不能適應。唯有保持生物與文化的多樣性，人種與文化才能在進化的過程中存續下去。

如果人們能跳出偏狹的種族主義窠臼，不卑不亢，放寬視野與胸襟去瞭解別的民族文化，與審視自己的文化，才真正能够收到截長補短之效。

由於人類學者注重泛文化的比較研究，他們常能指出一些在西方社會發展出來的觀念、理論、方法並

不能適用於全人類。「我們對於整個人類文化的了解要從全人類文化的觀點來看，而不要認為今天西洋的文明是最高超的文化，以為這全是他們自己所創造的，認為他們是最優秀的民族，他們是整個世界主要的文化。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我們要了解全人類文化，是要從整體去看，每一民族、社會都貢獻一點，慢慢累積才成為今天人類的文化。」（頁一五八）這樣的觀念也許能對一味崇洋或堅持排外的人產生棒喝的作用。本書第三章所提到的人口理論與節育方式便是一例。作者對西方化與現代化作這樣的界分：

「現代化並不等於西方化，也就是說並不是以西方文化來代替其他文化；現代化的真義是在原有的傳統上建立一不斷能適應於現代生活的社會。」（頁一三二）

如想幫助一個社會邁向現代化之途，減少它在這條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困難險阻，必需先對這社會原有的社會組織，價值體系與人格結構有所瞭解。人類學家一向強調的深入參與觀察在此就有了實際意義。已有不少人類學家投入農村、工廠、都市，以求發掘，進而解決現代社會產生的問題。

讀者們確實能在本書中找到一些證據來支持「人類學者喜歡研究「奇風異俗」的說法。譬如第九章談到康滇邊境麼些族的情死谷，第十章提到亞馬遜河替妻子做月子的「產翁」，以及新幾內亞性情溫和，擔任家事的男人，和富侵略性、在外勞動的女人。這些現象因為未在我们的社會出現，所以既「奇」又「異」。但是如果我們也像人類學家一樣進入那文化，設身處地的去尋求瞭解，當我們發現了那些行為產生的背景與社會意義，就不會再那麼側目而視了。這些知識的獲得能給予我們許多啓示，使我們在思考事物時不受自己文化的固限。

人類學家傳統研究的對象多為歐美世界之外的人羣，也就是今日被冠以「未開發」或「開發中」等字眼的國家。這些地區多半經歷過殖民統治，無論在經濟與文化上都依附於統治者的社會。人類學者基於他們對這些人羣的瞭解，經常扮演起「弱者的代言人」的角色。無可諱言的，有些人類學者本身或其研究結果也在有意無意間協助了殖民主義的推展。這些都足以說明人類學不是封閉在象牙塔中的，它與外在的社會息息相關。

作者在「人類學與現代社會」中提到的觀念能指引我們發展出人與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間相處之道。但對於受壓迫、剝削的弱小人羣來說，單是一套理論是不夠的，還應有爭取平等、幸福的行動配合。作者有段文字深深地打動我：

「瞭解真正的需要，鼓勵人民主動地，自願地從需要中尋找解決，那麼即使是在變遷中遇到困難和挫折，在情感上也將減輕因困難和挫折所引起的痛苦。」

（頁一三二——一三三）

人類學要我們放眼世界，但我們的腳踏的是自己的土地，接觸的是自己的同胞，面臨的是自身社會的問題。我們關心人類，更關心自己。

作者自覺到人類學在臺灣的研究如劃入行為科學來談，成就是非常有限的。我們的人類學研究者的人數本已嫌少，再加上方法，興趣上的分歧，很難合力進行一些計劃。作者提到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近年來推動科際合作及科際綜合的計劃，例如濁大計劃和臺灣北部社區社會變遷研究計劃，試圖採取行為科學方法來瞭解我們的社會。只可惜本書對本地人類學者研究的內容與成果未能作較詳盡的報導。

65年短篇小說選

季季編

定價60元

入選作者及篇名為：

吳念真	婚禮
王禎和	素蘭要出嫁
叢甦	想飛
陳若曦	大青魚
楊青矗	昭玉的青春
李赫	寒窗記
張安楨	流放
方痕	任衛之死
小赫	功在杏林
七等生	大榕樹
陳雨航	黃昏出擊
孫璋芒	龍門之前
羅振昌	雞瘟
侯楨	一念之間

郵購八折（九月二十日止）

書已出版，隨到隨寄

劃撥：19274號 書評書目社

作者在「從人類學看文化復興運動」一文中吐露了他對我們社會的瞻望與期盼：

「本土運動是着重於恢復過去或是保持現有的文化，這種運動多半是進行一半中斷而未有後果，……只有再進一步恢復自己的文化同時加上外來新的文化才會比較更長久一點，也更理性一點，這便是我所謂的綜攝運動，但綜攝還不夠，因為它只能將自己的東西恢復再接受外來的東西。在環境不斷改變和歷史不斷前進的情形下，綜攝必須再加上創新運動才能不斷適應新的變遷。」（頁一二一）

「我們不能將文化運動太理性化，因為太理性化就容易停留在上層社會，而一種運動最危險的就是將它擺在高階層而不能和大眾連在一起，這樣就經常半途而廢了。所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必須設法推行至鄉下而與之混合在一起，始能造成一個真正能够發揮整個社會的運動。」（頁一二二）

作者把這本「人類學與現代社會」呈獻給「一般讀者」，但是我覺得這本書的通俗性似嫌不夠。無論如何，我們深深感到作者的苦心孤詣，是極為感人的。